

卞僧慧纂，《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（初稿）》
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。412頁＋後記。

汪榮祖*

在西方世界，傳記是一「大國」，但幾乎見不到年譜式的傳記；年譜可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傳記，英美人士無以名之，輒譯之為「按年記載的傳記」(chronological biography)。西方人幾乎不寫此類傳記，因傳記之所以受讀者歡迎，主要由於內容生動有趣，與年譜的性質並不相符。年譜須給譜主一個完整的紀錄，保存鉅細靡遺的史料，猶如流水賬，意不在可讀性之高低。「長編」更是按次排列的史料，「年譜長編」顯然尚屬未竟全功的年譜，而本書又是長編的「初稿」。這固然是編撰年譜者的謙恭，也是先打個招呼，尚非成品，只是一種史料彙編的未定稿。

這本「年譜長編」可說是在蔣天樞（秉南）先生所撰《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》一書的基礎上擴充而成，卷一詳述陳氏家族，是為「世譜」；卷二從陳寅恪於1890年出生之年起至赴美求學前夕；卷三自1919年留學哈佛大學起至應聘清華國學研究院；卷四自1929年梁啟超逝世至1937年抗戰爆發；卷五自1938年陳先生一家抵達香港至1948年飛離北平；卷六自1949年大陸易手至1956年；卷七自1957年鳴放至1969年逝世之年止。這涵蓋陳先生一生的六卷，除二、三、四卷外，為何如此分卷，並不十分清楚。卷八是陳先生身後的編年記事，自1970年至2003年止。另有附錄兩則，其一為陳先生講課筆記；

* 中央大學講座教授

其二是收錄編者卞氏所寫有關陳先生的舊作。

按年譜編撰傳統，此譜少了凡例。凡例的好處要能於卷首即讓讀者知道如何紀年、如何按年、月、日次序編排，如何稱謂，如何考訂所收錄的材料，如何引述譜主的學術志業及其影響，如何處理引文錯字等等。若於每一年的開始先列譜主本事提要，將更有助於讀者瀏覽。

讀者最期盼的，除了綜合各方資料之外，當然是想要知道前所未知或澄清語焉不詳的新材料。據蔣編《事輯》，陳寅恪於 1918 年擬返德國，然因歐戰未了之故，轉往美國；但此編證實陳寅恪原為由湖南教育經費餘款官派赴美留學三人之一（頁 65、67）。前人多知清華國學院王國維、梁啟超先後逝世後，曾擬聘請章太炎，然因章不肯屈就而未果；但此譜據戴家祥致蔣秉南書，章氏實同意受聘，而校方因對人不對事，「始終沒有同意」（頁 104-105）。於此可見，所謂章太炎不肯屈就是想當然耳之言，並非真相。陳寅恪治史以中古史為先，其超越漢宋門戶，於此譜中也可以得到證實。此譜引錄陶孟和致梁方仲函透露早在 1950 年科學院就擬邀請陳寅恪「來京主持歷史研究」，可與陳氏 1950 年 2 月所作詩句「催歸北客心終怯」相應（頁 262）。1953 至 1954 年，汪錢南下勸駕赴京不成，陸鍵東已有詳述，然沒有提到北京方面的反應，此譜引錄劉璐之文，提到周恩來很快看到汪錢的報告，並說：「像陳寅恪這樣的老一輩的知識分子不瞭解共產黨是正常的，他願意留在大陸，不去臺灣，是一位愛國主義者，我們要團結」，另引吳定宇更進一步說明，周恩來知道後認為「可以答應陳寅恪的要求，只要他到北京來，一切都會變的」（頁 286）。劉、吳文都是轉述，難以確定，讀者要問，既已「答應陳寅恪的要求」，何以仍未北上？此譜也沒有答案。

另一則有趣的新材料是，陳寅恪繼梁啟超為《國學論叢》編者，主張學術平等，作者不論師生一律稱名，不加先生；不過，陳先生的打趣話：「把女作家的名字加上某某女士，文章不好，可以討個原諒。先生寫得不好，那不是更糟了嗎？」（頁 117）無意間的打趣話，透露了陳先生並沒有把男女作家平等

看待。陳寅恪在國外學梵文多年，回國後告訴藏學家于道泉說，「鋼和泰的梵文水準並不高」（頁 122）。令人好奇的是，陳先生回國後為什麼還要跟水準不高的鋼和泰學梵文，難道陳先生在戰前除在清華上課外，每週必和鋼和泰學梵文的舊聞不實？又近人爭辯陳先生到底尊漢還是尊宋，此譜引陳先生夫子自道：「所謂宋學，非與漢學相對之宋學，乃廣義的宋學，包括詩文、史學、理學、經學、思想等等」（頁 169），足以了此公案。陳寅恪的《論再生緣》一時無法出版，引起許多揣測，其實郭沫若想要出有關《再生緣》的書也不能出版，此譜引了近年徐慶全所寫的文章，始知確實由於「《再生緣》中宣揚元朝皇帝『征討朝鮮』的戰事，『朝鮮方面有意見』」之故（頁 323）。類此均有助於事實之釐清。

此譜力求匯聚所有與陳寅恪相關的材料，包括同時代人的日記和信件，可惜仍有重要遺漏，如沒有取用陳三立致譚獻函，因而未將馬關締約後陳三立參與台灣抗日事，繫之於 1895 年，也未將參與庚子勤王事繫之於 1900 年。「後譜」未列第一本陳傳於 1976 年在香港問世，亦不夠周全。譜中也有不一致之處，如引文有的注明頁碼，有的沒有（頁 116、117）。引文也有偏選之處，如引胡適在日記中提到陳寅恪，只引讚詞而略評語（頁 176-177）。譜中出現人名有記注，但提到白璧德(Irving Babbitt)未有一字介紹；提到姚士鰲，未注明即姚從吾，也無簡介（頁 70、84）。有些小失誤也不妨一提，以供編者參考，如所引《朱自清日記》中「耍手段」play politice 係 play politics 之誤（頁 153）。有整頁篇幅敘述吳宓與毛彥文事（頁 165），似與譜主不太相干，有點突兀。至於陳夫人於 1950 年曾赴香港事眾說紛紜，陸鍵東曾認為因土改唐氏家族受到衝擊之故，然此譜指出唐家已無人在農村，所言僅為推測（頁 265）；編者雖引錄香港《陳君葆日記》有謂：「寅恪先生太太要來港取東西」，又說「陳小彭來圖書館要回陳寅恪先生的東西」（頁 272），但陳夫人究因何事赴港，此譜亦不下定論。

整體而言，此書印製精美，內容豐富，足為研究陳寅恪者之有益參考。